

国庆期间，我看了电影《长津湖》，志愿军战士用血肉之躯筑成了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看得我热泪盈眶，再次对“谁是最可爱的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同时，也让我感叹岁月沧桑芳华去，往事依稀又复年。军装，曾经是我学生时代的最爱。

我对军装的喜爱来自于从小就耳濡目染《上甘岭》《英雄儿女》《小兵张嘎》《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当一名军人是我们那个年代很多学生最大的梦想。军营是我向往的地方，最喜欢的颜色是草绿色，最喜欢的服装是军装，包括军人用的各种装备。一身绿军装，头戴军帽，腰扎武装带，肩挎军用书包和军用水壶，脚上穿一双草绿色的胶鞋，是那个年代最时尚的形象。

我家对门的邻居同学，哥哥在部队当兵，带回了两套旧军装给弟弟，我知道后天天缠着同学借军装穿，且只要那套洗得有点发白的军装，邻居同学就是不松口。每当同学的妈妈把洗好的军装晾在竹竿上时，我是多么羡慕啊。上世纪七十年代，弄堂人家都烧煤饼，为了节约钞票，不少人家都买来煤灰，借来模具，自家敲制煤饼，可那是一个又脏又臭的活儿。有一天，邻居同学坐在他家门口，笑嘻嘻地对我说：“依帮我敲30只煤饼好哦，我把军装借你一个礼拜。”我知道，30只煤饼是弄堂人家一周烧煤的用量，敲这么多个那是要花大力气的，可我还是一口应允了。星期日，邻居同学家拌好了煤灰，搬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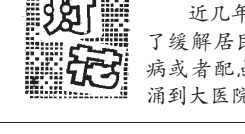
出了模具，我也搬了只自家的小矮凳坐到了他家门口，戴好袖套便开始帮他家敲煤饼。那时，我已是一个中学生了，力气还是有点的。当我敲好十几只煤饼的时候，母亲在给水站汰好衣裳回家，看到我满头大汗在帮人家敲煤饼，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拎着我的耳朵往家拖，嘴里还骂着：“吃吃饱饭啦，帮人家这么卖力？”我又不敢细说，只能跟着母亲回家。没过多久，母亲又拎着篮子上菜场去了，我又跑到邻居家门口，把没敲完的煤饼全部敲完了。中午，我终于拿到了那套旧军装。

穿着军装，我还真把自己当军人了，看到弄堂里有老人吃力地背米回家，我抢过米袋子帮他送回家；煤球店拉煤球的劳动车进弄堂了，我帮着推上一段路；看到驼背的老太太拎着马桶，我也会从老太手中接过来帮她拎到倒桶站。

一周后，军装还是还给邻居同学了，没有军装穿的那种失落感油然而生。学校隔壁班级的一个同学知道我收藏了一些邮票、烟标、年历片等，便拿来他穿得已非常旧的一套军装，狮子大开口，要换我一本邮票集、一本烟标、一套《摘苹果的时候》的年历片，还要加上一块海绵兵拍。我看这套旧军装虽然也是仿制的，但还包括了军帽、武装带、书包、水壶等一整套行头，不免有些动心。我与他讨价还价，邮票集中留下了一张“毛主席去安源”和几张毛主席诗词的邮票，完成了“交易”。军装换来了，可我穿着有些短，巧手的母亲把衣裤的“贴边”给放了下来，让我勉强能穿上了。

哥从农场返沪后，看到我穿着一套不合身的旧军装，便答应给我做一套合身的。他回崇明农场后没过多久便给我来信说，军装做好了，可农场正值

做家务的时候，小指被锋利的刀尾割了一下，去区中心医院急诊，伤口处缝了四针。包扎完伤口，医生对我说，两个礼拜后拆线，其间，每隔三天去街镇的社区卫生中心清洗伤口更换纱布……三天后，我起个大早去离家不远的社区卫生中心更换纱布。挂号时，工作人员问我看什么科？我给她说包裹着白纱布的手指，要求清洗下伤口，更换纱布。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们这里没有外科，你去区中心医院换吧……离我家最近的是区中心医院，我只能再换乘公交，坐了八站路，去莘庄的区中心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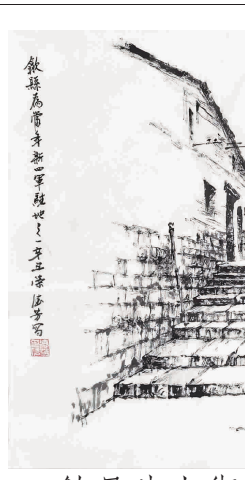


灯台

农忙季节，他没空帮我送回家。在一个星期日，征得父母的同意，我只身坐车到吴淞码头，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双体客轮。到了南汇港，乘车后又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哥的连队。我迫不及待让哥拿出了军装，居然还是当时颇为时髦的“的确良”面料。哥说这套军装是拆掉了战友的一套量军装当裁片，再按事先量好的尺寸裁剪，在连里唯一的一台旧缝纫机上，花了三天时间缝制而成的。我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当即向哥敬了个礼。

穿上这身橄榄绿，内心的那份荣光不言而喻，我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回到学校，同学们纷纷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弄堂旧趣录



歙县斗山街 (焦墨) 荣德芳

做好“辅助”

胡海明

政上加大投入力度，相继改造建设了一大批社区卫生中心。这些“辅助”为大医院分压，也让中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全科医生的精心诊治。正因如此，如何进一步完善它的医疗辅助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拿清洗伤口更换纱布这种辅助医疗来说吧，其医疗技术含量并不高，一般的护士均能独立完成，却因为为在设置上没有外科，还是推给了大医院，其结果是既增加了大医院的病患压力，又让患者“舍近求远”，这与各级政府着力打通社区居民求医问药“最后一公里”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希望有关方面能进一步提升社区卫生中心的配置，为居民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服务，让“辅助”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庆长假里的一个夜晚，金风送爽之时，余携拙编《严鹤鹤文集》一函三册，赴沪南上海花园张伟老师寓邸登门送书。同时，有幸获赠张老师编著的三本新著，堪称书缘难得。

自退休以后，张老师学术活动不断，每年编书著书亦不间断。尤其是近两年，在外界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张老师除了与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教授紧密携手，联络上海的各界人士，组织编辑崭新的杂志书《Mook》《海派》，并腾出手来，既编又写，给广大爱书人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旧时书事》得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为其主编

难得的书缘

祝淳翔

《近代报刊文献辑录丛书》里的一册，分为“访书录”“失书录”“曝书录”“书缘录”四个部分，收录长短文章近九十篇，共三十余万字。文章的作者，除了耳熟能详、大名鼎鼎的名家，如胡适、周作人、郑振铎、文载道之外，也包括许多无名人士，有的甚至只是一个笔名，并不能参详其背后的真人。但他们的文章并不因为他们是普通人而削弱其文笔的引人入胜。读此，便应了周立民为本书序言《纸上漫游乐无穷》中所说的，“撒下大网，打捞很多被人忽略的珍珠”。

本书尚有一处与众不同的特色，即所有的书话随笔均检自民国文人发表在刊物上的原始文章，而非得自当代人所编文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张老师在多年学术研究之余所具备的慧眼，以及经年累月的读书成果，十分难能可贵。

张老师堪称近代电影史研究领域的行家里手，从上世纪80年代就笔耕不辍，留下多部专著。《影院文录》一书，是他在这一领域的一本资料性极强的工具书。顾名思义，本书从晚清民国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遴选史料，内容涵盖沪上影戏院（怀旧、丛谈、百业、素描、源流、摄影场），乃至各地、域外影戏院、影戏院文艺等多方面内容，全面展示了近代影戏院的起源、发展情况，影戏院特色、内容、类型、轶事、历史事件等以及人们对其态度、感想等等。

值得一说的还有，本书封面上有一张南京大戏院的影像，据老师亲口对我说，是他从一本俄罗斯人在上海的原版老书里发现的。

张老师还是近代上海老月份牌的研究者兼收藏者，《海上花开：月份牌历史与艺术》是他常年浸淫于此，不断耕耘，终于盛放的一朵灿烂夺目的奇葩。本书共分三部

原卢湾区南北高架下，建国中路、思南路、合肥路及淡水路区域，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重庆南路校区）所在地，它的前身是由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创建于1896年）、震旦大学医学院（创建于1911年）、同德医学院（创建于1918年）于1952年合并而成的上海第二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2005年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今秋，在离开母校近30年后，我又回到这里，探访、学习和深造。

重庆南路校区划分为西区和东区，一条跨越南北高架的人行天桥连接两片校区。西区（重庆南路280号）为教学区。有标准足球场大的操场和400米长的塑胶跑道，面对开阔的操场，想起了当年奔跑的那群学子。操场前竖立着一座出自中国唐朝孙思邈所著的《大医精诚》的校训碑，刻着“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操场南侧至今还保留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原震旦大学医学院教学楼，即“老红楼”（西1教学楼）；紧靠着的是在原老楼基础上改建的新教学楼（西2教学楼）；老红楼背后是三层的图书馆；西区北有西3教学楼和西4教学楼，还是记忆中的样子，楼前的一排杉树已成参天大树；而大操场西的西5教学楼和西6号楼是后建的，西5楼南墙下有纪念圣约翰大学的雕塑，西6号楼是实验动物科学部大动物实验区。可惜的是东区大门边当年开学典礼的老大礼堂，在拓宽重庆南路和开建南北高架时被拆除。西区东北二门外是思南路，是当年绕校园晨练的必经之道，也是夜晚自习后散步的安静小路。思南路东是一路之隔并实习过的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院区。

东区（重庆南路227号）为生活区。坐东朝西的懿德楼（东1楼）为办公和大会会议中心，南北两侧同样保留着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红墙宿舍楼（东4楼和东3楼）。当年东3楼为男生宿舍，东4楼为女生宿舍，曾经是12位女生共居一舍，朝夕相处，如今已是用于研究生院等办公楼了。特意去了医学院食堂，楼还是原来的楼，食堂内部改建了，隐约还有当年的印象。东区往东门方向有一片宁静的绿地休息区，四周是淡水楼，供住宿，东门外是淡水路。遗憾的是大学就读时，并没有留下淡水楼前的绿荫记忆。

重点参观了医学院院史陈列馆，更全面地了解了医学院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曲折的历史和不平凡的变迁过程以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为母校感到骄傲和自豪。在汲取前辈智慧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吾辈所肩负的传承历史经验和发扬医学精神的崇高使命。

枫叶贴窗，杉针铺地，桂树披上金衣。秋分时节，天涯今归期。校园红楼新妆，再回首，满目皆往事。何须待，咫尺今生，博学尚有期。凭栏燕南飞。似水年华，谁人不知？况学海多浪，感怀如斯。多谢勤月学长，诗篇寄语暮云低。风清朗明，犹记初心，不负归来时。

几十年前，曾经在这里停留，许多看似拥有的，其实未必真的拥有；几十年后，再回这里，那些看似离去的，其实未必真的离开。该铭记的总会铭记，该重逢的还会重逢。今秋，封存记忆被打开。每一棵树，每一座楼，每一个教室，每一个角落，一个个回忆，让我流连忘返，深深铭记。曾经离去风满帆，回首再来雪落舟。生命里，无疑会有很多个秋，但没有哪一个秋天，会如今秋。

分，导论《月份牌之崛起与发展》是一篇综述长文，对于前人研究的成果有所评鹭与校正，可使初入门者，获得一个很好的概览。接下来的“大师群像”是关于月份牌画家的人物传记，分别撰写周慕桥、徐咏青、周柏生、郑曼陀、梁鼎彰、胡伯翔、谢之光和杭稚英的生平事迹，着重描绘其早年经历、成功历程和绘画特色。故事精彩，人物鲜活。第三部分“机构重镇”则揭示月份牌的出版发行机构，如商务印书馆、审美书馆及英美烟公司和南洋烟草公司在月份牌方面的贡献。本书是月份牌历史和艺术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厘清了通体脉络，梳理了纷繁的线索，纠正了很多习以为常

的讹误，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所引大量文献，很多是第一手发掘引证。至于多达200幅左右的图像，不少为首次披露，其中相当部分为其个人收藏。

张老师青年时吃过苦，他在五七京训班做过绿化工人，也在上海图书馆干过印刷工，《永乐大典》《农桑辑要》等名著，他都曾在石印工场里印刷过，做过多年的体力工作（俗称吃萝卜干饭）。在锻炼了体魄的同时，带给他石印工艺的诸多感性知识，是如今养尊处优的衮衮诸公所难以企及的。也正因如此，他关于月份牌是“添加了商业信息的石印年画”的观点，就更令人信服。

此外，本书图文并茂，不惜工本，以克数极高的全彩铜版纸精印而成，论装帧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在翻阅研读之余，复有收藏价值。

今秋，回到母校

汪洁



七夕会

不知哪里去了，三个小家伙玩起了捉迷藏。蓝背心的哥哥在前，红裙子的姐姐紧跟，一会儿躲到门背后，一会儿躲到摩托车旁，一会儿冲上二楼，一会儿又飞快地冲下来。小儿呢？迈着细碎的步伐，身子一颠一颠的，以惊人的步频卖力追赶着。可是，步幅上的差距使他永远追不上那两个大孩子。但小儿毫

急忙忙追上去。

凡我要做点什么，给他点什么帮助，身在征途的小儿都认为是拘束了他，限制了他，妨碍了他，我只好带着三分不放心由着他去了。小儿还在那里卖力追赶着，追着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追着一件蓝背心，一袋红裙子。那一蓝一红两个身影，经常在我的眼前一闪而过。

我那两岁的小儿，把它们当成了迷醉的目标，那么起劲地追着、逐着！鞋掉了，衣污了，空了，摔痛了，都丝毫不管扑灭他的热情，阻挡他的脚步！而他的父亲，只能在旁边远远地看着。

我的小儿，在你长长的一生中，将有多少蓝背心、红裙子来吸引你，你都能离得开爸爸妈妈扶持的手么？你都这样跌跌撞撞地去应付么？

那个甩着一双光脚丫，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不绝地拍打着地面的小小身影，不禁让我陷入到恍惚的遐思里去了！

蓝背心，红裙子

周武忠

不沮丧，至多只在每一次热望扑空后，怅立一瞬，马上又兴致勃勃追上去。

追赶时，小儿的鞋子掉了，白嫩的小脚丫“吧嗒吧嗒”拍打在雨水打湿的地面上。我忙上去要给他穿鞋，他却死活不肯，拼命挣扎着，还把另一个脚上的鞋子也急火火甩下，干脆赤着一双小脚远去了。

追赶时，小儿也曾脚下一滑，摔在地上，我又一次飞快地跑上去，要扶他起来，他又一次拼命推开我的手，硬撑着爬了起来，又急

小儿快满两周岁了。除了偶尔一两次带他回乡下，小儿一直扑腾在我们几个大人的手臂间。

这一天，邻居那个大他好几岁的哥哥家来了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小姐姐。不久，但见哥哥穿着一件蓝色背心，蓝得像天；姐姐裹一身红裙，红得似火。两个小家伙打闹闹地到我们家里来玩耍了。小儿一见，立马丢掉了手中的小轮船迎了上去，如影随形地黏上了他们。

底楼的空地上，就经常传出他们的阵阵欢笑声。

第一次去看他们，只见小姐姐骑着小儿的车在前面，哥哥推着小儿的另一辆车在后面追，儿子的一个小手指着前面的那个火红身影一个劲叫着“姐姐！姐姐！”

过了一阵又去看，车儿早已弃之一旁，穿蓝背心的哥哥手中端着个什么玩具，正有板有眼地向两位小听众作介绍。小儿仰视的目光中，满是激动和崇拜。

第三次去看他们，玩具也

养育

